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和蘭
二

列傳第四十七

通志一百三十一



宋

褚裕之

兄秀之子湛之

蔡廓

子興宗

何尚之

父叔慶子偃

張裕

子永

張邵

子敷子浩

兄子滄

暢弟悅

范泰

子暉先

荀伯子

族弟昶子萬秋

徐廣

郗紹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小四十四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
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
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
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
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爲祠部尚書宋受命
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
爲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
宋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
輒令方便殺焉或誘畧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

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
慮有醜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害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
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
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乃以被
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
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
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反其支
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
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

通志卷之四十七
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鄒
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
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
負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負
外散騎常侍謝朌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
鎮西諮議參軍孔審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
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
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
淡之遣陸邵水軍拒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

參軍漏恭期合力大破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
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
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
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
有功循南走武帝版行廣州刺史加都督建威將軍領
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賄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
錮終身還至都凡詣親友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
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
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

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靈校尉
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
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文帝第六女琅邪真
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績位太子舍人亦尚
公主績子球梁史有傳秀之子湛之字休玄尚武帝第
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
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
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歷顯位為
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戶尚書丹
楊尹元凶弒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楊尹統石頭
戍事孝武入伐劬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
之因攜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時始生一男為劬所
殺孝武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
楊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
卒謚敬侯淵列在齊史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
軍長史父緄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
著作佐郎後為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

素爲武帝所知再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
孝三年不擲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
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
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詐便足以明伏
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
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不
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
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
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

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
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
事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
懷自此已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
紙尾遂不肯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
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書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
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
亮率百寮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
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

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何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
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
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
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
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
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
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詣門奉兄
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
所資須皆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以書求

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
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
世三公少子與宗字與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
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
游故以與宗爲之名與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
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
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與宗年十一白母
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
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

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
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
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甚哀孝
宗曰卿言緣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
辭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
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
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
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孝武與

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
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
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
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
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
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
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鑠
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
上知之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

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今身尚存累經肆責猶當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闕見從出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滂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

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

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

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遷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遇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官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

今又領校爲不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
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
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
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由是大怒上
表言興宗之罪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
奏興宗及尚書袁愨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
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
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尼爲妾姿貌甚美
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

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
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傳行
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
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
廢帝凶暴興宗外生袁顓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
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
西爲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
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拒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
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阻平進與主上甚踈

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以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
難得弭外釁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
有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
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
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
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
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王上比者
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
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憂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

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
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
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
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要富貴期
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
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
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
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
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

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
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
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
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
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
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
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與宗問與宗謂曰領軍比日
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
在門不保俄頃與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

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
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辛著作佐郎江斲
宅與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
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搯與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
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
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
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
周旋輩無一言相叩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
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

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與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與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與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與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必

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平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版築與宗與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與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與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復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不以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衛國將軍劉劭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與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造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

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
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
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
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
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
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
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
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立珍孫言論常
侵興宗珍孫子景元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元

為鄱陽郡會稽安王子勳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
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
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
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
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
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
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
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

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
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
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
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
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
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
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
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
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
地傳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交之敬又太原孫敬王
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王了無忤容
興宗竒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
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王
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
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
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
嫂王夫人如慈母今恭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

皇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生袁顓始生子豕而妻劉氏亦亡與宗姊即覬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與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與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與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顓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與宗女無子釐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與豕並不許以女適豕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

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與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大歲在亥果薨於左光祿大夫云文集行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順弟約樽齊史有傳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瀟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

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
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
哀以是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三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
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
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
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者欲開
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
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
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

身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搏捕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
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武
帝領征西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困患勞
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
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
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
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
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
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

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
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
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
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
長史劉斌爲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
外置學聚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
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
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
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
丹楊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
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叅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
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
迹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
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
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祭酒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
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州三神
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興役尚之又

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曝背此不足爲勞時
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
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
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
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
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未容驟議前代赤仄
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
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
人之貴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

軍沈演之等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
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若以
一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
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
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遷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
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或謂尚之不能固
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
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遂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
即孟顓尚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

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時復遣軍北侵資
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
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
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
尚之上言於法為重於是坐者並得原時欲分荊州置
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
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
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

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欲分之以
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今主上虛懷
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
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
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後延之目尚之

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
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
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
勢彼乃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
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
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
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薨年七十九追贈
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

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
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
機宜曲得名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時求謹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
課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
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
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
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

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薄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
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垂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仁
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
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
子戢事在後史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
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
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
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

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
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
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
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
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
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
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
居止優游野澤也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肅

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
演四弟鏡永辯佖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
祿大夫顏延之隣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嘿
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
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
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
登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
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纔鄉校而累世貴顯
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

昌云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
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為刑定郎
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
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
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
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
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
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
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

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碣磳累旬不拔為魏軍所
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
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
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
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軍如此
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
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
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
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

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
勗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
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帝建
元二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
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冤人
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頗嘶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鐘
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
為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
薛安都累戰尅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充

州刺史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安狼狽引軍還爲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安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因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安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

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安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安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安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安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已陷永安衆遂潰棄軍而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

爵以愧發病而卒弟岱子瓌稷齊梁史各有傳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武帝討桓玄邵白敞王府君被徙大人左遷君親之耻志存雪報今義兵起宜表獻忠款敞從之武帝大悅命書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以軍法論事卒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謚為揚州召邵補主簿謚薨武帝代為揚州

復以邵為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稱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白於武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倉庫及舟船遣人領之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

通志宋列傳第七
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
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
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
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
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
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
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
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
韶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悚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

羨之代之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
之義宜須諮上信反方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
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
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
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為中郎將荊州刺
史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
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為刺史將署府僚
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始人垂為政之要從
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

嘉五年遷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
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權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
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
陽築長圍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
蠻屢屬爲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
落悉禽之旣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
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貢獻使
至蠻以爲是敷因掠之邵坐此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
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

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
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
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轎車諸子從焉長子敷字景胤生
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
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鎖之每至感
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
讀玄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
往復數番少文每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
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竒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

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
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
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
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負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
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
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
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
曰吾等並正負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
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

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
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
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
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
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
未朞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
稱孝張里邵兄禕少有節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
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禕

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在晉忠義傳禕子暢字少微與從
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
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
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
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
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
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
城數十里義恭以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欲棄彭城
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

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
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
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
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
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
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奔散欲至所在何由可
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
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孝武
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旣至

乃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壇屋先是隊王蒯應見
執至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
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
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仍遣送駱駝
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
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邪暢曰
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父
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
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蔗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

